

北洋军阀

系列丛书



冯国璋



韩仲义

内 容 提 要

冯国璋是北洋三杰之一，直系军阀首领。他狡猾圆通，先是投靠清室，后又投入袁世凯怀抱，靠镇压革命屠杀人民，登上总统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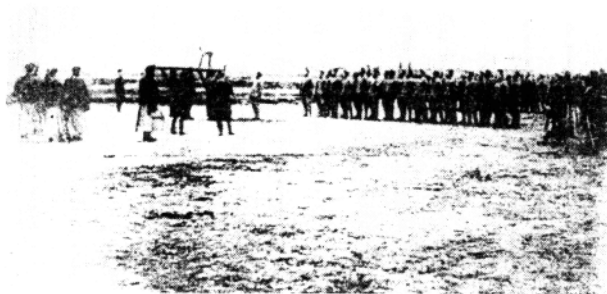


冯国璋(右)

段祺瑞(左)

北洋军阀屠杀人民群众





北洋新军器械体操



北洋新军野操阵地



目 录

第一章	愤然从军	1
第二章	异国转战	25
第三章	捣鬼有术	40
第四章	滔滔鸭绿江	51
第五章	衣锦荣归	66
第六章	知遇之恩	79
第七章	袁氏班底	93
第八章	充当帮凶	107
第九章	北洋练兵	129
第十章	尚书府	149
第十一章	全国大会操	160
第十二章	天有不测风云	176
第十三章	奸相弄权	192
第十四章	白云山怒火	205
第十五章	四平山激战	217

第十六章	鬼魅伎俩·····	234
第十七章	密谈·····	252
第十八章	逼官·····	267
第十九章	禁卫军风波·····	285
第二十章	激战前夜·····	299
第二十一章	黄兴夜走金陵·····	311
第二十二章	南京外围战·····	328
第二十三章	同仇敌忾·····	343
第二十四章	江宁霸主·····	359
第二十五章	灯红酒绿·····	372
第二十六章	逢场作戏·····	387
第二十七章	贤内助·····	403
第二十八章	反间计·····	417
第二十九章	催命符·····	432
第三十章	悠悠总统梦·····	447
第三十一章	竹篮打水·····	461
第三十二章	奸雄毙命·····	475
第三十三章	覬覦副总统·····	487
第三十四章	是非之地·····	501
第三十五章	一场天火·····	519
第三十六章	入主北京·····	540
第三十七章	明争暗斗·····	558
第三十八章	香消玉殒·····	572
第三十九章	舌枪唇剑·····	587
第四十章	津门鼓噪·····	603

第四十一章	总统“出巡”.....	620
第四十二章	引狼入室.....	640
第四十三章	麻木不仁.....	659
第四十四章	卸职前后.....	670

第一章 愤然从军

一八八四年五月的一个晚上，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风不时把雨滴打在破窗上，寒气和雨滴不时钻进来，屋里的人一阵阵紧缩着身子……

母亲坐炕头，双眉紧锁；大哥冯佩璋坐炕梢儿，抽闷烟；二哥蕴璋坐在炕桌的左边，一脸玩世不恭之相；三哥毓璋坐炕桌右边，满脸若无其事的样子；冯国璋背靠躺柜，坐在一条破条凳上，低着头，托着腮，显得既固执，又不服气。冯国璋的妻子吴氏，怀里抱着两岁的孩子，坐在婆婆身边的炕沿上，显出委屈、焦急和失望的表情……

佩璋慢腾腾地说：“……国璋啊，你有了妻室、儿子，就有一番心事，不能象过去，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如今，出门有身囫囵衣裳，回家有碗稀粥薄饭，该知足啦。何必去冒那种风险？常言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碾钉，抛家舍业何苦

呢？咱诗经村从东头到西头，你挨盘儿数数，凡是当兵的有几个好人家，好下场？东头烧鸡刘家老大，在中法战争中阵亡，到如今连骨尸都没收回来；西头磨房李家二小子，当兵十多年，染上吃喝嫖赌坏习气，到头来冻饿而死。我说你呀，老四，还是安分点儿，别想邪门歪道了！”

蕴璋敲边鼓似说：“老四喝了几两墨汁，闹不清天高地厚了，想捞个一官半职的干干。”

琥璋一撇嘴说：“那可说不定，还兴许闹个总统干干呢。”

蕴璋说：“中国有皇帝，外国才有总统哩。”

琥璋说：“光绪还有几年的挣扎头儿？说不定外国那一套搬到中国来，让咱老四过过总统瘾哩……”

大哥不高兴地说：“你们俩没一点真格的，这是嘛时候，总是想邪的！”

半天不说话的国璋悻悻地说：“总统有什么了不起？也是人当的！说我不安分我就不安分，我就不信挣不来一官半职，我就不信活该咱受穷、受气、受死罪？我就是要混出个前程来，变变咱的小家之气！”

冯琥璋哈哈大笑：“人各有志，岂能相强？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呗，用不着一惊一乍的。老四，走你的。”

大哥不高兴地说：“去去，你真是六国反叛。他愿意上天，上得去？”

蕴璋格格地笑着说：“大哥，你算了吧，为这种事点灯熬油的值得吗？老四都二十五了，不能把他拴在裤腰带上！”

冯国璋顺水推舟地说：“常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与其在家里窝囊一辈子，不如让我到外边闯一闯。我看就这样吧，家里的事就拜托给几位兄长了。娘，你老说说吧。”

听这么一说，见丈夫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吴氏抽咽起来。她知道，几天来精心设置的一道道防线，都被冯国璋冲垮了。她好伤心哪。赶忙抱起孩子跑回自己屋去了。

老娘咳嗽了两声说：“老四啊，你愿意出门儿娘不拦你，可你不许去当兵。我想过了，你还是到保定你二舅那里学买卖吧，你识文断字，能写会算，兴许能混出点前程来，又不担惊受怕，还可以隔三差五回来看看。”

三个哥哥都说：“唉，这法儿好。”

冯国璋想：学买卖就学买卖，反正出了门就在我了，何必这么纠缠。他说：“好吧，我明天一早走。”说完，回屋睡觉去了。

吴氏脸上泪迹斑斑正坐在炕沿上发呆。见冯国璋进来扭过脸去，又委屈地抽泣起来。他走过去，柔情地搂住妻子的肩膀，妻子用胳膊肘捣他，他抱得更紧了。妻子一回身，把脸偎在冯国璋的怀里哭出声来。这么一哭，冯国璋心里也七上八下不是滋味。

许久，冯国璋才说：“行啦行啦，我又不是去死，我是混前程。等混出个样儿来，来接你去当阔奶奶、官太太。到那时，什么活儿也不让你干，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进门有人打帘子，出门有人抬轿子，一呼百应的多有意思……”

吴氏把他一推，把冯国璋推了个趔趄，吴氏又一把把他拉住。说：“别贫嘴贫舌的。漫说你当不了官，就是当了皇上俺也不希罕。俺就是不明白这个理儿：俺是不贤慧吗？俺是

丑八怪吗？俺是对婆婆不敬，对丈夫不周吗？你还想什么？你怎么就忍心把俺娘们儿扔下不管，到外边去折腾？呜呜……”

冯国璋把妻子搂紧，“看看，又来了不是。我在家陪你一辈子才好呢，可荣华富贵从哪里来？常言说：‘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天上不会掉肉包子。”

吴氏哭着说：“当兵的拈花惹草，哪有好东西？！”

冯国璋笑笑说：“噢，你是怕这个？告诉你，我改变主意啦，不去当兵，我去找二舅学买卖。”

吴氏抬起头，看着丈夫的脸：“真的？只要不当兵，俺不拦你，你多咱走？”

冯国璋说：“明天一早儿。”

吴氏把冯国璋推开：“俺给你拾掇东西。”

冯国璋重新抱起妻子，在吴氏脸上亲了又亲。

吴氏说：“俺还是不放心。”

冯国璋问：“不放心什么？”

吴氏说：“人有了几个臭钱就想邪的歪的，你们男人哪个不是这样？一有了能耐，就去寻花问柳……”

冯国璋说：“你瞎说什么？咱们是患难夫妻，我还能忘了你？我要日后有邪心，天打五雷……”

冯国璋的嘴被妻子捂住了。

夫妻二人，一个端灯，一个打点行装。不时趴在儿子身边，对儿子看了又看，亲了又亲，一直折腾到大半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小两口起了床。一夜未眠的母亲，早悄悄起来做熟了早饭。冯国璋吃完饭，母亲和妻子把他送

到门口。

冯国璋鼻子一酸，险些掉下泪来，说：“娘，你老人家请回去吧。”

娘哽咽着说：“儿啊，常回来看看娘啊……”

冯国璋说：“唉。”

娘把手里的四个熟鸡蛋塞到冯国璋怀里，说：“儿啊，道上吃，啊。”

冯国璋的胸口里头热呼呼的，眼泪禁不住滴出来。他心里对娘和妻子说：“放心吧，我冯国璋一定要对得起你们！”

冯国璋来到保定，找到茂源商行。看门的老头儿，用审贼的眼睛，把他盯了又盯，问了又问，锁上抽屉，关上墨门，才去通报。

冯国璋跟在一个小伙计后面，拐弯抹角，穿堂越室被带到一间豪华的客厅。小伙计让冯国璋等在客厅里，他进内室通报。冯国璋把行李卷儿放在蒙着法兰绒的沙发上。不一会儿，小伙计出来说声“老爷让等着”就走了。冯国璋面对着珠光宝气的吊灯，争奇斗艳的古玩玉器，古色古香的楠木雕刻家俱，古朴典雅的名人字画，一尘不染的紫红色绣花大地毯，再看看自己捉襟见肘的衣着，沾满泥土的鞋子，越发感到自惭形秽，胆怯得大气儿不敢喘，坐也不敢坐。在这时，他才感到母亲可敬，妻子可亲，家乡可恋；他才觉得此行是多余的，此举是背晦的。他想背起行李回家去，可又不甘心。这时，他愿意早些见到舅父，又害怕马上见到舅父……

冯国璋正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身

材细高的人迈着八字步慢悠悠地走出来。脸长得象冬瓜，面皮黄得象死人，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留着八字胡须，身穿直贡呢长衫，脚穿软底缎面布鞋，左手拿着水烟袋，右手拿着文明棍。冯国璋在莲池书院上学的时候曾见过舅舅一面，早把模样忘了，凭着感觉和理智断定这是舅舅。于是，赶忙上前作揖，跪在地上叩拜：“给二舅大人请安！”舅舅从鼻孔里“嗯”了一声，坐在沙发上。一扭头看见放在另一把沙发上的行李卷儿，马上扳起面孔，用文明棍指着行李道：“嗯？拿开，拿开！”冯国璋赶忙提起行李想放在条案上，舅舅从鼻孔里又“嗯”了一声；冯国璋想把行李放在太师椅上，舅舅又一个“嗯”声，他只好把行李放在地上。

舅舅那张阴沉的脸已经够吓人的了，那从镜片里射出来的寒光，更使人望而生畏。在舅父的眼睛里，冯国璋貌不压众，语不惊人，身不满五尺，重不过百八十斤，衣着寒酸，举止猥琐。于是拉着长声问：“多大啦？”

“二十五岁。”冯国璋垂手而立地答道。

“什么学堂毕业？”

“私塾四年，保定莲池书院一年。”

“嗯，求取了什么功名啊？”

“没有。”

“找我干什么？”

“学买卖。”

“你以为买卖就那么好学吗？你以为天上会给掉馅饼吗？象你这样文不成武不就之人能有什么出息？不错，我的买卖是不小，人也确乎不少，可是，却容不得一个废物……”

冯国璋被激怒了，他感到天在旋，地在转，脸热辣辣地烧，鼻子一酸，眼睛一热，眼泪差点儿滴下来。他想说，想说既刻薄又毒狠的话；他想闹，想闹得既痛快又有分寸。可是，他既没有说，也没有闹。而是，狠狠地看了舅舅一眼，眼神里有火光，有轻藐，有失望，又有悲叹……他很帅气地把头轻轻地点了三点，回身把行李卷往肩上一甩，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地走了。舅父的凌乱脚步，伴着凌乱拐棍顿地声追了出来，在台阶上止住，他听见一个气急败坏声音说：“正古道儿蹲庙看兒儿的货！”

他不知道怎么出的茂源商行？那花厅，那甬路，那回廊，那曲径……凉风一吹，眼睛隐隐作痛，他才知道他哭了。而且他还想哭，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一场。可是，他到底没有哭出声来，他到底走出了今生今世再不愿见到的茂源商行。

他走在保定府狭窄的街道上，几乎是横冲直撞。有人把他抓住，骂他不长眼；有人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找死，他都没听见，没看见。只知道漫无目的地走，踉踉跄跄地走……

忽然，身后传来 的马蹄声，夹杂着喊声：“闪开，闪开，总兵老爷过来了！”街上的人纷纷向两旁躲避。他被人群撞击、裹挟，直到被撞倒。“他妈的，你找死！”直到他背上重重地挨了一鞭子，他才回头去看。见一个耀武扬威的军官，坐在一辆崭新的德制四轮马车上，前呼后拥地跑过来。他一左一右搂着两个妖艳的女人。他面对总兵发出一阵歇斯底里地冷笑：“嘿嘿，嘿嘿……”心想：“总兵？总兵有什么了不起？等着吧，我要当总督，我要当总统，我要出人头地！我

要混得象个人……”

想归想，现实归现实。他的肚子咕咕叫了，他这才记起两顿没吃饭了。正好旁边有个卖烧饼老豆腐的小铺。他在就近的一张条凳上坐下来。

“掌柜的，五个烧饼，两碗老豆腐。”

“来了，”小伙计嚷着：“五个烧饼，两碗老豆腐。客官，一共五个铜子儿，掏钱吧您哪。”

他去掏钱。怀里，没有；衣袋里，也没有。他皱起眉头，想了想去掏铺盖卷儿——也没有。不知在什么时候，他母亲苦拔苦拽积攒的压箱底钱，他妻子陪送的体己钱，都让他丢了！他感到，他的头嗡地一下胀得象巴斗，眼睛冒金花。他说了声“对不起。”背起行李到当铺。他把行李卷儿，往高高的柜台一扔，“当！”

他来到火车站，买了一张火车票，空着肚子去了天津卫北大沽口。他有个族叔叫冯干堂，在淮军里当统领。他找到他，没费什么劲儿，他的名子很快出现在某队（连）火头军的花名册上……

清朝一开国就继承了明朝“开科举士”的制度。大肆宣扬“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好男不当兵，好铁不碾钉”等做人之道，鼓励青年参加科举考试，形成“重文轻武”的社会风习。可当清王朝接二连三遭受列强欺侮，尤其经过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之后，朝廷又悲叹国家“无可可用之兵”，不得已才抱佛脚，扭转“重文轻武”的风习，不得不用升官发财的哲学引诱青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此外，虽然清政府连遭内忧外患，国家已衰败不堪，但西太

后等满汉权贵，仍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钱从哪里来？慈禧灵机一动，不惜饮鸩止渴，把前朝的“纳资捐官”制度移置过来，变本加厉，公开用高价“卖官鬻爵”。冯国璋一心想往上爬，可他既没钱买官，又没门子科举取仕，只好走从军这条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辛辛苦苦所得到的，是一个“火头军”头衔。他失望了。从报到那天起，就吃不好，睡不安，整天一言不发，脸阴沉得能挤出水来。他天天品味哥哥、妻子的话，甚至连二舅的冷遇，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他几次想开小差，可是，一想起他自己具的“结”，想起逃兵被抓回后，非打即杀的情景，吓得不禁毛骨悚然。他开始做恶梦，只有几天的时间他就瘦了许多。

不吃饭没人过问，不干活可不行。

“冯国璋，担水去！”

“冯国璋，洗菜去！”

“他妈的，冯国璋你麻利点儿！”

.....

冯国璋象个牵线木偶，机械地执行着每一项命令。因为指挥他的人，官职都比他大，资格都比他老。不几天，冯国璋弄得全身油污，一脸晦气，肩膀压疼了，腿肿了，每逢上床，总要龇牙咧嘴，唉声叹气一番。其实，火头军的活计并不比庄稼地里活计重，主要因为精神支柱垮了，希望破灭了，他再也拾不起个儿来了。

一天早晨，庶务官回军带领几名火夫去天津买粮。这是一桩美差，一来可以外出散散心，二来可以捞点外快，谁都愿

意去，当然轮不到“尾旗兵”冯国璋。不料，临出发时，一个人突然病倒了，庶务官临时决定让冯国璋去充数。

庶务官等几个人坐在一辆大车上有说有笑，冯国璋坐在另一辆车上，没有一个人正眼看他一下，更没有人跟他搭腔，仿佛压根儿就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冯国璋象个众目睽睽之下的大姑娘，窘迫的低着头。

“冯国璋，卸车！”

“冯国璋，饮马！”

“冯国璋，看车！”

粮店老板夫妇迎了出来，一见面就打情骂俏，说了一大堆脏话。老板娘娇声浪气地说：“回大人，酒菜早准备好了，快入席吧。”庶务官嬉皮笑脸地说：“是吗？哈哈……你也准备好吧？”说着，搂着老板娘的腰，几个人前呼后拥地进了屋。一个火夫对冯国璋说：“冯国璋，催他们装车，别误了老子的事！”说着也进了屋。冯国璋又气、又恨、又恼。

过了两三个小时，四个人红头胀脸，喷着酒气，一溜歪邪地回来了。他们坐在柱廊下的桌子旁，回军含混不清地说：“冯国璋，他妈的，给老子倒茶去！”其他人也狐假虎威地说：“快……快去……，侍候……侍候……老子！”

冯国璋忍气吞声，强作笑脸地说：“是，大人，我马上去。”

冯国璋提着茶壶，边走边想：“这几个小子太可气了，我得好好治治他们，还不能让他们看出来，又不能治得太苦……”他走着走着，一看手里的茶壶立刻有了主意，“对，就这么办……”他加快了脚步，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药店，买